

这本书写了年轻女孩们的爱情，

记下了我的青春记忆。

王海鸰
/ 著

新守婚时代



《不嫁则已》 珍藏纪念版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新守婚时代

王海鸰 / 著

这本书写了年轻女孩们的爱情，
记下了我的青春记忆。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守婚时代/王海鸰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060-7145-1

I. ①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11092号

新守婚时代

王海鸰 著



责任编辑: 姚劲华

产品经理: 许挺

出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: 100010

印刷: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18

字数: 3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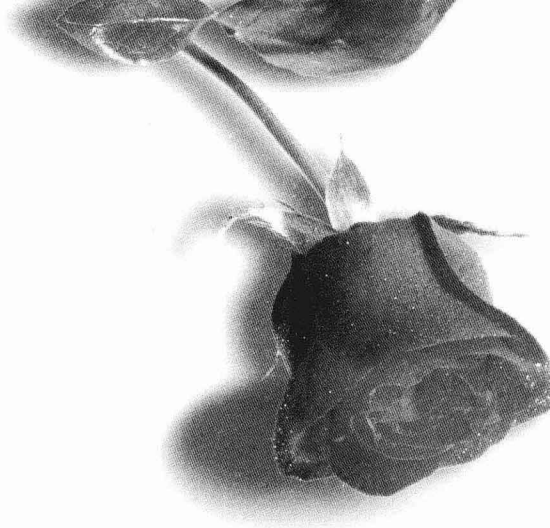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978-7-5060-7145-1

定价: 32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56354



自序



我写这本书时儿子十四岁，现在他二十四了。我们一块出门，他会不停叮嘱我：不要看绿灯亮了就不管不顾走，小心拐弯的车；看到倒车的一定要避免，司机万一哪脚踩错油门当了刹车，很危险；过马路等车时一定要不要站在拐弯道上……儿子近乎唠叨的叮嘱让我感慨，我老了。

这本书写了年轻女孩儿的爱情，记下了我的青春记忆。现在翻来没有丝毫隔膜感。人性代代相通。

写作真好！

王海鸰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五日

I

陶然失恋了，在几秒钟之内。

早晨起来的时候心情还好好的，看哪哪顺眼，阳光明媚，晨风柔和，车流井然有序，行人彬彬有礼，她几乎是一路微笑着来到了科里。陶然是医院普一科的护士，二十三岁，现代身材，高且瘦，骨感一流。她深知这点，有意无意地强调渲染：穿仔裤T恤，剪男孩儿式短发，不施脂粉，简而言之，绝不把自己混同于世俗美女。走进医院住院部，上电梯，出电梯，大步流星向科里的女更衣室走去。如果不是这中间遇上徐亮，如果不是徐亮给了她那一巴掌，她的好心情将很有可能会延续下去，延续到换好工作服，走进治疗室，走进每一个病房，直到下班……陶然喜爱她的工作，她是个好护士，业务一流，如同她的身材。那个肇事的徐亮是这个科的医生，单身，年纪轻轻就已做上了副主任医师，令全科乃至整个医院众多同样单身的女孩子觊觎，令陶然对她们怜悯。你想嘛，有陶然在此，且与徐亮近在咫尺，岂能给她们染指的机会？当然徐亮从未明确对她表白过什么，陶然亦然，但彼此早已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，像俗话说得的，就差捅破那一层窗户纸儿了。事情发生的时候陶然正往女更衣室走，徐亮迎面走来，边走边看着手里的一份什么东西。他似乎永远在学习之中、工作之中，即使走路，也不肯白走。人尖子大概都是这样，惜时

如命，得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。是哪个天才说的来着？天才就是勤奋加勤奋再加勤奋。陶然满怀欣赏地看着徐亮，同时迅速在脑子里检点自己的装束——待换上工作服就优劣不分人人一样无可展示了——泛白的新仔裤，明黄的T恤，刚洗过的蓬松短发……一切OK！陶然站住，看徐亮走来，走近，盼望着他抬头。徐亮没有抬头，但她感到他用余光看到了她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还没容陶然再想什么，肩上已挨了徐亮重重的一掌，同时听他说道：“李钢，主任有请。”

——李钢？！

李钢是科里的一位男性医生，外号“三级风”，意即瘦得来阵三级风就能把他吹起来，因此年届三十仍无人——女人——问津。她怎么能够像他？他怎么就能够把她看成了他？当然他用的是“余光”，但这更能说明问题，说明她的待遇不堪如李钢一般，连普通男性都不如，更不要说想混迹于美女之中了。这与陶然对自己的评估相差何止千里万里？这简直就是致命一击。尤其是这一击来自一位她心仪的男人，更尤其是，她居然还以为这男人心仪她如同她心仪他，她甚至在心里不止一次描绘过他和她共同生活的蓝图——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沉重的人生打击吗？岂止是人生打击，不啻世界末日。徐亮能把她看成男性，说明他对她根本就没有感觉，他又不是同性恋者。那么她的那些感觉是从哪里来的？事后陶然在脑子里冷静检索，检索出的结果是：永远不要相信感觉。感觉是什么？感觉就是主观愿望再加上主观想象的一堆混合物。

幸而陶然性格坚强，换别人，任是谁，在这种时刻，怕也得当场瘫倒。陶然没有。内里，一颗心沉甸甸直向下坠，全身软得没有了一丝力气，面上，却仍能做到没事儿人一样，甚至还能装模作样摩挲着自己并不疼的肩，冲徐亮嚷了一句：“干吗啊你徐医生！”

徐亮这才抬起头来：“陶然！……对不起对不起，看错人了，以为是李钢呢。”

陶然心里越痛脸上越笑：“那你也看得太错了点吧，男的女的都看不出来了！”

徐亮也笑：“陶然，不怪我看错了你。你自己瞧瞧你，浑身上下，哪里有一点点女孩子的，啊，特征……”

陶然叫了起来：“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——”

徐亮实诚，果然就“再说”了：“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从穿着到发型到行走坐卧……”

陶然尖叫：“你还说！”她不假思索两手交叉揪住了T恤的下摆，“——你再

说我脱衣服了我！”

徐亮这才停止了“再说”，大笑着仓皇离去。

陶然进女更衣室，咣，把门摔上。更衣室里所有人都被这声“咣”吓了一跳，定定地看向陶然。

谭小雨走过来关切地询问：“怎么啦，陶然？”

陶然开柜子放包脱衣服脱鞋，不理。谭小雨立刻就闭了嘴，绝不再多问半个字：一起上护校一起分配到这个医院这个科工作了这么几年，她太了解陶然啦。她不理你时你就不要理她，你越理她她越来劲。谭小雨是个心思细密的女孩儿，长得也是，纤巧精致。

陶然脱下仔裤T恤，没有马上穿工作服，而是走到贴满半壁墙的穿衣镜前站住，定定地看镜中的自己：高个儿，宽肩，平平的胸……眯细眼睛模糊了视线看，用“余光”看，可不就是一男的？还是个不怎么样的男的，李钢水平。陶然不由得悲从中来。这时候，苏典典闻讯，绕过一排排的小格柜子和一个个正换衣服的人挤了过来，手里抓着未及穿上的工作服，下面小裤衩上面小背心，露着个肚脐。她问的也是：“怎么啦，陶然？”神情也如同谭小雨，满怀关切。

于是，陶然从镜子里看到了苏典典和苏典典身边的自己。苏典典削肩细腰丰胸翘臀，全身曲线凹凸有致，无论你怎么看，睁大了眼睛看眯起来眼睛看，虚了看实了看，她都不可能看成男人，而是个地道的女人。这大概就是现代与古典的重要区别，古典强调的是男女的差异，现代强调的是男女的趋同。生产力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不就应该这样子吗——提倡趋同而不是相反。无奈徐亮不这样看，而陶然也没能现代到“现代至上”的程度。此刻，她就已然放弃“现代”，开始用徐亮的眼光挑剔自己，对比着身边苏典典的“古典”发出了深深的叹息：“唉，也难怪人家徐亮会把我看成了李钢……”一句话就使人知道了她心情不好的原因，陶然从不隐瞒自己对徐亮的好感和期待。

苏典典看着镜子里的陶然好心指点：“陶然，你应该换个胸罩，现在有那种托高的胸罩，带海绵衬的，等哪天我陪你去商场看看……”

陶然不领情，板着脸道：“我托再高也不可能像你，里面跟塞了个小枕头儿似的！”

女孩子们哄然大笑，这时门开，早已换好了工作服的护士长李晓探进头来，屋内马上噤声，有一个人代表众人招呼了声：“护士长！”其余人人嘴巴紧闭表情严肃动

作迅速。李晓五官周正，说不上漂亮但也绝不难看，一副忙碌操心的管家婆模样儿。

李晓目光刀子般在屋里一扫：“抓点紧！马上到交班时间了！”

贵宾病房的一个男子向陶然打听苏典典，他在护士们中间有个外号，叫“贵宾”。“贵宾”贵在有钱。历史发展至今，一个人“贵”与“不贵”，已然从过去的有权扩展到了今天的有钱。

“你没戏，人家有主了。”

陶然毫无怜悯，主要是心里生气。能不生气吗？总是碰到这么些俗人——一些缺少现代审美眼光的大俗人。

贵宾不识趣儿，一板一眼地咬文嚼字：“请你转告她，我愿意参加竞争！”

“哦？”陶然停止了向外走的脚步，饶有兴趣，“凭什么，你的钱吗？”

“有钱还不够吗？”贵宾相当自信，不小心就带出来一点点的傲慢。

“搁十年前，可能够了。”陶然推起发药车就走。

“等等！”贵宾急叫，“请你把话说完。”态度谦和，甚至是低声下气。

陶然这才停住了脚步：“现在的行情是，除钱之外，还得有文化。”

贵宾长吁了口气，身子踏踏实实地向后一仰，道：“文化我也有——”

“名牌大学本科生以下、非名牌大学研究生以下，都不能算是有文化。”贵宾身子重新弹起，同时倒吸了一口气，陶然不给他喘息之机，“还不能是书呆子，得有气质有情调兴趣广泛。”

“能不能请你具体解释一下那个——”贵宾有气无力道，“‘兴趣广泛’？”

陶然再度推起发药车，一边绕口令一般答道：“会打球会唱歌会弹吉他会写诗，还知道谁是勃拉姆斯——”出去了。

“勃——拉姆斯？”贵宾坐在床上发了会儿愣，冲外面喊，“哎——”

陶然头也不回：“行了，你就死了竞争的心吧，人家明天结婚！”

贵宾被彻底击垮，身子向后一仰，栽到了被子上。

苏典典是普一科姑娘们的骄傲，也是她们的悲哀。

苏典典长得如同童话里的公主。公主每天穿着白大褂打针、送药、铺床，穿梭于病区的走廊，却没有人觉着不合适不协调。平凡的工作没有使她平凡，她却给平凡的工作增添了奇异的童话色彩：再粗野的病人也不会在她面前吐出半个脏字，再任性的病人也不会拒绝经她手送来的苦药水。肛门术后导致的剧痛，止痛药都无

能为力，手术部位的神经太丰富太敏感，患者躺在床上忘乎所以地长号，全病区都不得安宁。可只要苏典典出现在遭受折磨的小伙子床前，他看到了她的眼睛，男子汉坚强的自尊刹那间苏醒。自此，任汗水在脸上雨浇般地滚，你也不会听他哼出一声。“典典，应当建议医生把你作为止痛新药开到医嘱里面去——男性专用！”姑娘们酸酸地说。每当这时，典典就会脸红红地说一声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”，依旧织她的毛衣或做别的什么手工。她的床头上永远挂着一个蓝印花的布包，包里永远装着毛线或棉线钩织的半成品。下了班回到宿舍洗洗涮涮完了，她便打开她那个银灰的MP3，戴上耳机，边听歌边织，背抵墙，双腿并直坐在床上，可以连续几小时不动。她不爱串门儿，不善聊天儿，从不跟人闹别扭，除了因为是一起毕业而跟陶然、谭小雨关系近一些外，也没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。工作中很少受表扬，也很少挨批评。领导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。比别人干多了，不抱怨；干少了，不内疚。她的床下有一个盛书用的大纸箱子，护校里发的业务书全在里面，《护理学》《人体解剖学》《药理学》……一本没扔，自己也一本未买——她不大关心书，书看多了头疼，因而除了考核前翻翻业务书，顶多就是翻翻别人的《时尚》《女友》《家庭》。为能晋升高级职称，护士们几乎没有不利用业余时间去上这课那课的，可典典不上，晋不上就不晋。典典的箱子里藏着许多棉线钩成的各种图案的台布、窗帘、沙发巾，白的、淡蓝的、淡粉的，精美雅致，比商场里卖的好得多。科里谁结婚了，她便选出几件送作结婚礼物，即将做新郎的小伙子接过礼物，看着典典心里头无限悲凉惆怅：唉，不知这样的福气将落在哪个浑蛋头上。

追求苏典典的人如春蚕吐丝，本科的本院的自不必说，来自社会上的求爱者也绵延不绝。有钱的，有权的，有名的，有身份的，有学历的……还有许多什么都没有但却有胆量的。面对这些，个子只有一米五四的小胖护士嗟呀不已感慨不已：“命！什么是命？这就是命。命是什么？命是前生注定。心灵美——心灵美有啥用？”

只有苏典典自己毫不乐观。

典典父母家在苏州，她只身在京已相当凄凉，面对如此波澜壮阔浩浩荡荡的追求者以及追求者们的露骨欲望，她更惊恐不已。在无法辨别无法区分的情况下，她只能像只遇到了危险的鸵鸟，把头埋进沙子藏起自己的眼睛。为此，谭小雨她们劝过她：不能这样，至少应当接触一下，万一里面有个好人，错过了多可惜。典典说，没有办法，那么多，没有办法；再说也不会有好人。谭小雨说她过于武断。她说不是的，说那些人喜欢的其实不是她。小雨说，你不是抽象的，是具体的，那些

人喜欢的毕竟也是你的组成部分。典典说，她知道，可一想到他们就为了这个，就跑来追求自己，就讨厌就瞧不起他们。

苏典典不仅外表古典，心理和精神也相当古典，属于不嫁则已、要嫁就要白头到老的那种女孩儿。也是天意使然，终于有一天，普一科住进来一个各方面酷似典典的男性青年：同典典一样，身边也是异性趋之若鹜，同典典一样追求爱情永恒、追求着牵手一生。理所当然地，如同冬去春来水到渠成瓜熟蒂落，他们相爱了。

男青年叫肖正，研究生毕业，在一家大医药公司担任销售部经理，年薪二十万元以上。

在一个柔和的金色黄昏里，他们完成了最终的结合。

他们事先并没想这样做。肖正没有，典典更没有。对于追求古典的人来说，那结合本应当在新婚之夜。那天的开始也一如往常：肖正开车去医院接典典下班，像往常一样地说：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典典问：什么地方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肖正有时会回答，有时不回答，只是说：去了就知道了。那次他就说：去了就知道了。每逢这时，典典就不再问。典典生性随和，在肖正面前这特性发挥到了极致。她仿佛是一只柔弱的小鸟，在危机四伏的深幽森林里独自飞了许久许久，飞得又累又怕时，突然发现了那棵它寻找已久的大树，根深叶茂，风吹不动雨浇不透。它舒展开宽厚的臂膀迎接了小鸟，允许它从此栖身于自己的怀抱，给它照料，给它温暖，给它安宁，使它永远免受任何外来的惊扰，从此后它便可以什么都不闻不问。这棵大树是肖正，是偌大世界中典典的小世界，典典的整个世界。

在那个金色的黄昏里，肖正开车带苏典典去的地方是一幢新落成的高层建筑。下车后，他牵着她的手走了进去，进电梯，上十二层，然后沿着悄无人声的楼道继续走，这期间他始终不置一词，不管苏典典怎样用目光询问。最后，他带她在一套装有高档防盗门的居室前站住了，然后，他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串银光闪闪的钥匙。在苏典典惊异的目光中，他用一把钥匙打开了防盗门，用另一把钥匙打开了里面的一道门，立刻，一片铺洒着金色阳光的空间，簇新地呈现在了苏典典的面前。这是一套精装修的新房，房里基本无家具，只有客厅一角的地上，孤零零地摆着一套音响。

肖正的声音响起：“典典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！”

苏典典一震，转脸看肖正，神情、目光如梦似幻。肖正笑笑，径直向屋内音响走去，打开开关，顿时，小提琴曲回响，与灿灿金色融成了一片。

肖正向回走来：“勃拉姆斯的小提琴曲，喜欢吗？”

苏典典迎过去扑进了肖正怀里，脸埋在他肩上，感动异常：“……谢谢！”

肖正摇头：“比起你送给我的来，这算得了什么！”

苏典典抬起头来，不解：“我送给你的……什么？”

肖正定定地道：“——你！”

苏典典笑了。

肖正着迷地看着近在眼前的这张美丽非凡的脸，耳语般地念着：“典典，典典，你自己都无法知道你到底有多美！”

苏典典同样耳语般，问了一句几乎所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在这种时刻都要问的话：“要是我老了呢？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，等到我头发白了，脸上长满了皱纹，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办？”

肖正用手指抚摸着对面典典凝脂般的额头：“有位诗人说，再美丽的皮肤也不会永远年轻，女人的皱纹是男人给她刻上去的。你使她幸福她就会笑，你使她不幸她就会哭，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描绘女人的脸。我的典典脸上描绘的，将只能是幸福。”

二人相互凝视着靠近，再靠近，直到靠得无法再近，只得接吻，不如此，他们便无法满足心中那强烈要求再进一步的渴望；等到连接吻都无法平息身心的战栗时，肖正只得屈从于造物主的意志，对怀中那具柔软顺从的躯体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，在光滑锃亮的木地板上，在夕阳与小提琴曲的包裹之中……事后，肖正看到了因他而出的血。肖正古典却并不古板，对于典典，他从来没有想过非要是她的“第一个”，即便如此，当他知道了自己是“第一个”的时候，喜悦和感激还是骤然间在心中爆满。那一刻他发誓：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个姑娘，这个天使般美丽天使般纯洁的姑娘。

婚礼定在了周末。

婚礼的举办交给了婚庆公司，也就是说，交给了专家。专家水平高，要价自然也高，五十万，这还是其价目表上的二档价格。不过对于年收入二十万元以上并且一辈子就打算结一次婚的人来说，这价格也算恰当，并不过分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唯一不尽如人意的事是，苏典典的父母临时有要事周末那天无法从苏州赶到。各方经过一番紧急磋商，确定到时由李晓，也就是苏典典

的护士长，充任苏典典父母一方的代表，讲话。

为了这个“讲话”，李晓呕心沥血、挑灯夜战用光了两本稿纸，早晨睁开眼一看，还是遗憾多多，只能撕了重来。无论如何，她不能辜负了如此重大的信任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价值五十万元的婚礼砸在自己的手上。不料正当灵感突至写作正酣之际，李晓想起了儿子李葵今天要参加数学竞赛，就是说他还得像平常一样按时吃饭，而她呢，就还得像平常一样为他做饭。女人一旦有了孩子，同时也就有了一个由于孩子而存在的时刻表；只要你是母亲，这个时刻表你就得遵守，不管你身体好坏、情绪好坏、忙还是闲。李晓恨得“嗨”了一声，扔下笔，跳起身来去了厨房。用平底锅煎鸡蛋，用面包机烤面包片，用微波炉热牛奶，用刷子刷黄瓜……一通忙活。看表差不多到时间了，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冲儿子房间喊：“李葵，起床！”

李葵边穿衣服边来到了厨房门口：“妈，做什么好吃的给我？”

李葵还不到十四，个子已比妈妈高出了半头。他坐公共汽车，举目看去，在成年男性里，这孩子都得算高个儿。但是李晓仍不知足，比现在的成年人高算什么？她得让儿子成为他那一代人里的佼佼者。为此，她极重视儿子三餐的营养，三餐里，又以早餐最重，除了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，水果和蔬菜必不可少。

李晓刷着黄瓜头也不回：“跟平常一样。”

儿子抗议，“今天数学竞赛！”

李晓回道：“噢，平时不用功，吃好吃的就能把名次吃上去啦？……端着！别磨蹭！抓点紧！”

打发儿子，李晓在自己房间继续被中断了的写作，这时李葵吃着面包夹煎鸡蛋溜达了过来，不无好奇：妈妈平时难得写点什么，尤其是这么大规模开工——到处是揉成团儿的一个个纸团儿——他从妈妈的肩上探过头去，看稿纸小方格里那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字：“苏典典自1994年护校毕业分配至我科后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……”

李葵不由问妈妈：“这个苏典典怎么啦，死啦？”

李晓呵斥：“胡说！”接着进一步解释，极力使声音显得无所谓、谦虚，反而更透出了她对此事的重视，“苏典典今天结婚，爹妈在外地临时有要事赶不过来，非让我作为她娘家人的代表，讲话。”

李葵明白了：“噢，讲话稿。”同时也有了新的不明白，“怎么看着有点儿像悼词？”

李晓困惑了：“是吗？”

儿子肯定地说：“是。”

李晓看看，抓起来毫不犹豫哧哧地撕了，提起笔：“那就重写！”

陶然站在路边，往谭小雨家打电话。

朋友们都不爱往谭小雨家打电话，怕她的妈妈，她的妈妈太热情；而她家的电话又永远都是由她妈妈先接。后来去了一趟她家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那电话就放在她妈妈床边一张老式写字台上，她妈妈就紧靠那张写字台，长年地坐在床上。她已经罹患二十多年的类风湿了，手脚都变了形，路都不能走了，只能那样地坐着。按理说热情一点也没什么不好，问题是次次热情，过于热情就不好了，人家打电话又不是找你，你热情对人家有什么意义？徒然耽误人家的时间嘛。她反正有的是时间，也许就是因为时间太多，多得都打发不了，才会逮着个人就这样热情不已。时间长了给人的感觉就不是热情了，更像是一种好不容易抓住了你就绝不撒手的穷凶极恶。对这一切，陶然都不说什么，病人嘛，你得理解，经年累月一个人待在家里待在床上，也是寂寞。以后再打电话，小雨的朋友们就避免跟她正面接触：不报家门，假装谁也不认识谁，上来就说：你好，请找谭小雨。这样相安无事了幾次，终于，也不灵了。你说了“你好，请找谭小雨”，她要问你是哪里，你说了你是哪里，她又问你是哪位，你说了你是哪位，不就得又跟她正面接触啦？如果谭小雨在，还好，她问也就问了；如果谭小雨不在她还这样问，一一地问，你一一回答了之后，她又告诉你谭小雨不在，你会不会有一种受了戏弄的感觉？不在不说不在，反而用这个“拿”着对方逼对方说出你想要知道的情况，未免也太不礼貌了，甚至可以说，太卑鄙了。终于有一次，陶然忍无可忍，在对方仗着双方熟识你不好拒绝准备开聊的时候，陶然断然说了一句“对不起，阿姨，我还有事”就把电话给挂上了。事后，她跟谭小雨好一顿抱怨，谭小雨听了半天没有吭声，回去不知跟妈妈说了些什么，总之再打电话，她妈妈就不那样了，让找谁找谁，不在就说不在，倒让陶然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也有点犯嘀咕。她问过谭小雨，谭小雨不说她说了些什么，只是笑着让她放心，还说：“破坏了朋友和妈妈的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？”陶然也就放心了。谭小雨办事，陶然一向放心。

电话依然是小雨妈妈接的，依然是只响了一下就接通了，在陶然报了姓名目的之后，小雨马上就过来了，她似乎正在她妈妈的房间里。都九点多了，她不出门还

在家里磨蹭什么！苏典典的婚礼是十点半，那么十点之前就应当赶到。别人晚点犹可，作为苏典典的同学兼朋友，陶然和谭小雨断不可以迟到。

“小雨你还不走在家里干什么呢？”

“还没决定穿什么呢。”

说着，小雨冲对面的妈妈眨眨眼睛。陶然的感觉没错，她的确正在妈妈的房间里，把各式各样的衣服摊在妈妈床上，一一试穿由妈妈帮着审定。

陶然一下子急了：“穿什么还用得着‘决定’吗？”她本人穿的就是昨天的衣服，只因早晨起来它们离她最近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没有了悦己者，这“女”也就没有了“容”的心情——失恋后陶然有些破罐子破摔。谭小雨情况同她相仿，还不如她，谭小雨还从来没有过相恋的对象。陶然说：“我看昨天那件就行，咖啡底小黄花的连衣裙，就不错。”

谭小雨笑了：“我昨天根本就没穿裙子……”

陶然不理这茬儿：“那今天你就穿上裙子，不想穿裙子就穿裤子。总而言之，你根本就没必要在这件事上费什么心思，又不是你结婚。”

谭小雨：“好啦好啦！你有什么事？”

陶然这才想起来她打电话的目的：“一直忘了问，你打算送苏典典多少呢，结婚的钱？”这时一辆空出租驶来，陶然招手上了车。

“你呢？”谭小雨反问。

陶然想了想：“八百，怎么样？”

“八百？！”谭小雨叫了起来，然后捂住送话器对妈妈小声地道，“她说一人送苏典典八百块钱。”

陶然在那边浑然不觉地：“多了还是少了？”

谭小雨说：“还少！半个月的工资啦！”

陶然说：“但是不能再少了，再少拿不出手了。”

谭小雨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少了拿不出手，多了拿不出来……”对面的妈妈皱着眉头她摇头，意思是说不要再说了；又点点头，意思是说八百就八百吧。谭小雨这才对陶然道：“好吧，就八百！你可不要再变了啊，别人我不管，咱俩可得统一起来。再见。”

挂了电话，小雨神情却不像刚才那么轻松了。

按照收入，谭小雨家不比一般人家差，三个人都有收入。爸爸是医院神经外

科的主任，教授、专家一级的人物，每月收入三千元以上；妈妈过去是中学老师，现每月有八百元的退休工资。问题是她们家支出太大，妈妈有病，家中长年需请保姆，请一个做家务兼照顾病人的保姆，每月起码要六百元，加上吃穿用，谭小雨一个人的工资就没有了。再就是给妈妈看病吃药，又是一大笔花销，这么平均下来，三个人的收入几乎是月光，手头稍松，就有超支的危险。

这时妈妈从枕头底下摸出钱包来，小雨摆摆手，转身去了爸爸屋。

谭小雨的爸爸谭文洗正在自己房里看稿子，除了临床、教学工作，他还担任着多家医学刊物的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等职。小雨进来。

“爸爸，您这还有没有钱？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八百。”

谭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：“这是一千。”

谭小雨接过看看信封上铅印的某医院的单位地址：“这就是上礼拜您帮他们医院做手术的报酬？”谭教授点了点头。“就给了一千？”谭教授又点了点头，小雨发开了牢骚：“咱们的医生太廉价了。在美国，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了，您这样等级的专家教授年薪得五十到一百万美元。说到底，对医生的尊重，就是对病人的尊重……”

这时候电话铃响，两个人静了下来，听小雨妈妈在那屋接了电话。“你是哪里？……你是哪位？……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于是两个人都明白这电话是找谁的了，而且很可能是一位女士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小雨妈妈在那屋叫了起来：“文洗，电话！”谭教授起身去客厅，拿起了串联在一起的另一部电话，小雨妈妈马上放下了她这边的电话。因为放没放下是可以听出来的，两部电话同时拿起，声音会小而且杂。电话是山西医院来的，果然是一位女士，否则小雨妈妈就不会问“你找他有什么事”了。女士是医生，向谭教授咨询有关颅脑病人术后的一些事情。小雨去了妈妈房间，想继续让妈妈帮自己挑选出门穿的衣服，妈妈却冲她摆摆手叫她等一会儿，她要听一听丈夫在客厅里同人通话的内容。谭教授的声音传来：“分流现在不是时候，需要把感染先控制住。两个侧脑室通没通？……先拔掉一根管子，过段时间，再拔掉另一根管子。管子一放二十多天，本身就容易造成感染。只要两个侧脑室是通的，一根管子就可以。”谭小雨有些难过地看妈妈，但是什么都没有说。她理解妈妈。叫谁看，哪怕是谭小雨看，客观地看，也得承认，妈妈实在是配

不上爸爸，越来越配不上了。他们年龄差不多，都是五十多岁，爸爸大两岁，但是妈妈看上去比爸爸要老得多了。长年卧床的生活使妈妈越来越胖，在别人眼里，那就是一个虚肥臃肿的胖老太太；爸爸却清瘦依然，而且似乎是年龄越大越有味道，由里往外渗透着一种沉静、沉稳的学者风范，极有魅力。尤其在他工作的时候，在他讲课的时候，那种魅力用陶然的话说就是：“能迷倒一大片！”

妈妈听了一会儿，确信电话里那女士与丈夫是工作关系后，才放下心来，对女儿道：“来！试咱们的衣服！”

谭小雨穿上了最后一件没试过的衣服，那是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，方领，大摆，皮肤白皙的谭小雨穿上它，屋子里顿时春意盎然，犹如出现了一株娇翠欲滴的百合花。

妈妈摇头。

谭小雨沮丧地说：“还不行？这可是最后一件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不是不行，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正因为太好了，你今天不能穿着它去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是去参加别人的婚礼，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去，不是要喧宾夺主了吗？”

谭小雨笑了起来：“啊呀妈妈，你以为你女儿是谁，能跟苏典典比？”

妈妈对这种说法非常不以为然：“别说那么玄，你们那个苏典典我又不是没见过，我一点都没看出她比你强在哪里。”

谭小雨搂着妈妈的脖子，摇着笑着：“这话我爱听！尽管全世界只有我妈妈一个人会这么说！”

妈妈也笑了：“那个苏典典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跟我同岁。”

“同岁？！”妈妈摸摸女儿的头发，“说长大，就长这么大了？就该结婚该离开妈妈了？”

“妈妈，我就是结了婚也不会离开你！”

妈妈笑笑没有说话，都是从女儿过来的，都曾经这么想过，她有什么不知道不了解的呢？

女儿走后，保姆灵芝进来了，小雨妈妈看看表，该买菜了。这时电话铃响了，小雨妈妈立刻抓起手边的电话“喂”了一声，灵芝便静静等在一边。电话里是个女声，声音很大，连站在一边的灵芝都听得到。那人上来就说：请找谭主任！连例行

的礼貌用语都没有，肯定是有急事了，但是小雨妈妈不管，坚持那个例行的问题：请问您是哪里？每逢这时，灵芝都替她着急，怕她万一把事情做过了头对她不利。在这个家里，灵芝想事、做事都是先为小雨妈妈考虑。三年多的朝夕相处——真正意义上的朝夕相处，晚上都是她们两人睡一个房间——使她对小雨妈妈生出了一种亲人般的情感。对方回说，她是手术室，请找谭主任。小雨妈妈又问：请问您是哪位？对方喊了起来：姓孙，请找谭主任，手术室有急事！小雨妈妈这才不再问，冲门外喊了声“你的电话”。谭教授去客厅接电话，刚拿起电话“喂”了一声，手术室那人的声音立刻从这边尚未及挂上的电话里传了出来：“主任，赵荣桂脑组织膨出关不上颅！”小雨妈妈把电话挂上。灵芝懂事地没有马上说话，二人静听客厅谭教授打电话。

“……有一种可能是过度换气二氧化碳过多，请麻醉调整呼吸试一试。血压多少？……不能再高。我马上过去！”

接着是挂电话的声音，脚步声，穿衣服换鞋的声音。小雨妈妈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什么，忍不住地问：“你上医院去啊？”

“啊。”谭教授答。紧接着是开门的声音，停了一秒，听他说道：“以后找我的电话，尤其是医院来的电话，请你不要问得太多。”“请”字上用了重音，接着，咣，门关了，家里静下来了。

为填补这令人尴尬的沉默，灵芝赶紧走了过去：“阿姨我买菜去了！”小雨妈妈从枕头底下摸出钱包，边拿钱边道：“买点芹菜，白萝卜。蘑菇还有没？……有就先不买。记着买块豆腐，要石膏的。”她脸上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，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
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到齐了，唯有最该到的那个人、新娘的临时家长李晓，迟迟不见踪影，婚庆公司的司仪急得眼珠子上登时出现了血丝网，这可是一笔价值五十万元的生意，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。几经打听，他找到了新娘的好友陶然和谭小雨。

司仪怒冲冲地质问：“你们护士长呢？”

陶然和谭小雨一齐反问：“就是！我们护士长呢？”

司仪绝望地挥了下手：“除了她家电话、她的呼机，你们还有没有她的其他联系方式？”